

EXIT

绝

望

(日)

大藏春彦

著

杨军译



绝 望

〔日〕大藪 信彦

杨 军 (逸搏) 译

(京) 新登字 121 号

《非情の復讐》

本书根据日本《集英社》1991年版译出

书 名: 绝 望

著 者: 大藪春彦

译 者: 杨 军

出版者: 军事译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 9 印张

字 数: 190 千字

印 数: 3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7-255-9 / E · 93

定 价: 4.95 元

内 容 简 介

武田进是“湘南日报”记者，他利用这种关系，收集到了各大企业的内部情报，转送到各敌对公司，他便从中得利。后来他发现美国一家企业利用合资者的身份干着侵吞本国企业的勾当，其中也有不少日本黑社会的人充当该企业的帮凶和走狗。当他在暗中继续调查此事时被对方察觉，便派来许多杀手，妄图杀人灭口。

武田进体魄强劲，武艺超群，他在中学时就是一名出色的射手，曾获得过 S.B 奖，即“亚洲小口径步枪射击”的冠军。他一次次躲过枪林弹雨，一次次制服对手，甚至凭借坚强意志逃过了敌人用美女涂上毒药与他发生关系的追杀。

后来对方抓获了武田进的妻女做为入质，并惨无人道地对她们进行了不堪入目地奸杀。民族仇、家族恨，使武田进发誓“杀吾妻者必遭吾杀，奸吾妻者，其妻必遭吾奸”，他近似疯狂般地与对方进行了浴血搏斗，他凭借体力和毅力的优势，一再消灭对方派来的杀手，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终于将仇人一个个地杀死，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最终也寡不敌众，与仇人一同倒在血泊中……

本书情节紧张，扣人心弦，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反映了大藪春彦的一贯手法和冷面杀手的风格，并且深刻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义战胜邪恶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目 录

第一章	离队	1
第二章	誓言	25
第三章	孤狼	43
第四章	新的敌人	61
第五章	反攻	81
第六章	地下空间	96
第七章	伏击	112
第八章	绑架	130
第九章	争夺	149
第十章	遭擒	167
第十一章	上钩	186
第十二章	阴谋	201
第十三章	障碍	220
第十四章	奸计	236
第十五章	反击	252
第十六章	绝望的复仇	266

第一章

离队

—

在流入津久井湖的道志河与山梨县的交界处的一座山庄里，武田进把复印资料摊开在桌子上，不时翻阅着，并用钢笔在稿纸上奋笔疾书。

这座山庄，是一间猎人小屋。结构简陋，连四十平方米都不足。距离最近的村落还有六公里的路。

皱着眉头奋笔疾书的武田，现年三十五岁。尖削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肉。背后的炉子里，柴火正旺，使房间里充满了暖意。

他穿着一件兼作猎服用的美军橄榄绿作业服。肩膀结实健壮，却总给人一种冷漠之感。

透过桌前的百叶窗，看得见杂木林对面的丹泽的峰峦。桌子的左侧，立着一个巨大的保险柜；右边的墙上，挂着一柄改作狩猎用的 MI 型来福枪和一支可以连发五弹的轻型佛来克自动霰枪弹。子弹带也吊在墙上。

远处的溪流边，突然传来了狗的哀叫声。武田不由得停下了手中的笔。

这是猎野猪用的爱犬布罗顿·哈特种狗约翰的叫声。它

为什么突然哀叫了一声？现在又不是蝮蛇出没的季节，况且，即使它是在与野猪的搏斗中受了伤，那在这之前武田应该听见它在追踪野猪时的叫声。

那么，难道是它掉到偷猎者设置的陷阱里去了？约翰是跟钩嘉鱼去的妻子鲑子和女儿鳟子在一块儿的，她们两人会有什么不测吗？

武田扔下钢笔，站起身来。他摘下墙上的帆布子弹带，飞快地围到了腰上，然后抓起 MI 型来福枪，走到了门口，却又返回身来，回到了桌旁。

他转动着保险柜上的拨号锁。这种保险柜上有两个拨号锁，所以不需要补助副锁。一打开保险柜上的沉重的铁门，只见里面堆满了写成的稿纸捆和资料。武田把摊在桌上的资料和那份还未完成的稿子，也都放进了保险柜里。

这些资料，都是属于美国代顿罗伊特三大汽车制造厂之一的库林格汽车公司发给其日本分公司的指令书的抄本。这个公司正千方百计地想把成功地使发动机引擎实用于汽车制造业的沼津东和汽车工业公司合并过来。还有一些是已经取得七分预期效果的分公司发给总公司的报告书的复写本。

那些稿纸则是武田受东京的一家出版社“来来书房”的嘱托写成的、揭露代顿罗伊特想把日本的汽车工业转揽为自己属下的承包工厂的恶劣行径的底稿。

武田本来是库林格汽车公司日本分公司合资企业一新日汽车公司计划调查部的第三课长。讲得明了一点，他曾经是库林格东和汽车公司合并委员会的秘密工作人员……。

关上保险柜，锁上拨号锁，武田把枪拿在手中，走出去。外面很冷。小屋的屋檐下，除了十几只山鸟和野兔子，还吊着一只已开了膛的二百斤左右的野猪，冻得硬梆梆的。

从它的剖开了的肚腹里淌下来的肉汁，已凝住了，象一条条血红的长冰棱。

早在东湘南中学时，武田就获得过 A·R，即中学射击联盟的气枪射击大赛的冠军；在 K 大时获得过 S·B，即亚洲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冠军。他走上社会以后仍没有放下枪。他经常在无聊中不能自拔时，带上枪去射击场或去田野上狩猎，以寻求解脱。

小屋前的空地上，停着一辆突越特一六〇〇型高性能乘用车。这辆比赛用车配有一对坚固的轮子。武田钻入杂木林中，朝着溪流方向疾奔而去。长统猎用皮鞋重重地踩在冻结着的地上。

距离小溪有五百米的路。武田在途中绕过一片竹林，迂回着向前奔去。一群竹鸡这时突然用后爪挠起片片的落叶，象受惊的家鸡一样高叫着，留下一阵与它瘦小的身体不相称的剧烈的翅膀拍打声，象红红的橡胶球似的跳进了左边阴暗的杉林。这些被端了窝的竹鸡，也逃到这种山鸟才栖息的深山里来了呀……真象被库林格追踪着的我的命运……，武田不由得痛苦起来。但对妻子和女儿的惦记，又使他万分不安。

难道库林格的刽子手们终于发现了我的山庄？……这不可能……！这座山庄是从一个在山梨射击场上认识的猎师手中用现金买来的，又没有所有权转让的手续，从名义上这批家伙是不可能知道的。出版社也不会知道这间猎人小屋的。

但是，不吉的悸动仍然袭击着他。武田微微拉开枪栓，检查了一下装满了弹药的枪膛，然后紧紧地拉上枪栓，再用左手按住枪把，右手食指伸进扳机机里，食指背面抵住扳机前部的安全装置，做出随时都可打开安全装置以便发射的姿

态。

通过实用于狩猎的直径大至四毫米的观察用瞄准孔，只要把射程固定在二百米处，那么在五十米到三百米之间的射程内的大动物如鹿或野猪，即使不用瞄准器，武田也能把三〇——〇六口径、一百八十克莱因·希鲁比·汽普弹头准确地打入那些动物体中。若在五十米以内，那即使抵住腰放枪，武田也自信能击中目标。

武田用锐利的目光环视着四周，继续朝前走去。当他在走到竹林的边缘的时候，溪流的潺潺的流水声传入了耳鼓。

正在这时，武田发现了布罗顿·哈特种狗约翰的尸体。

约翰的喉咙口，被划了一个大大的口子。这不是野猪的牙齿咬的，而是锋利的刀子刺的。它是淌着血又跑了二十几米以后才倒下来的，血迹能证明这一点。

武田象一头受了伤的狮子似的，身体碰折着树枝，向附近的溪流边狂奔而去。他的脸色瞬时变得铁青。

十来米宽的溪流岸边，结着薄冰。没有鲑子母女俩的身影。

武田鼓足力气，高声地呼唤着妻女的名字。

没有回音。

武田的视线落到了脚边。对狩猎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的武田，在这封冻着的坚硬的地面上，发现了妻子鲑子和七岁的鲑子的长筒靴在地面上留下的细微的足迹。

脚印是朝着上游方向走去的。

武田飞快地回顾了身后一眼，就循着脚印向前追去。食指背已经打开了枪上的安全装置。

溪流弯弯曲曲的，岸边又生长着茂盛的常绿灌木，所以，前面的景物很难看清楚。

武田这时已不再作声。他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着脚步。心脏就象胸中有个小孩在任意厮打一样，剧烈地跳动着。

当武田发现鲑子母女俩的脚印已经走到了溪流边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路了。

在布满岩块石砾的沙滩上，与鲑子她们的脚印混在一起，出现了几行男人穿的登山靴的脚印。而且，还有争斗的痕迹……。

武田的心脏象被巨大的手揪住了似的痉挛起来。他用左手按着露在斜坡上的树桩，跳到了坡下的狭窄的沙滩上。为了防止无意中枪支走火，他关了了枪上的安全装置。

地上没有一点血迹。钓具也不在左右。武田趴在斜坡上，凝视着鲑子母女俩移动的脚步。

鲑子母女俩的脚印已经消失，代之而出的是男人们的杂乱的脚印。武田追踪而去。

二

五年前，以市场调查为正业的美国资本系统驻日广告代理店安达松报智堂的人才挖掘员，专程拜访过武田。那时，武田刚从大学法学部毕业，担任《湘南日报》社经济记者。

《湘南日报》的社长是前国务大臣兼建设大臣的川野。作为党人派的领袖，两眼又紧盯着保守党总裁的职位的川野，发表社论，使《湘南日报》与他所拥有的湘南电视台和湘南广播电台一样，成了他对保守党党人派及其反对派施加压力的工具。

作为在神奈川发行量居一、二位的《湘南日报》，影响

力是巨大的。各大企业不仅争先恐后地支付广告费，而且还给川野提供政治资金。

进入报社以后的二、三年里，武田对自己的工作极为热心。他有时候含辛茹苦地写成的报道，只要对川野不利，就会被总编或采访组长冷漠地退回来。这种遭遇，武田已碰到过好几次。于是，他开始搞起副业来了，——即挣堵嘴钱。他千方百计地把与保守党官僚派有密切关系、并在它的遮掩下发展起来的大企业的内幕资料搞到手，然后把它们写成报道，利用《湘南日报》的名义，转送给与之敌对的公司。

比月工资多十来倍的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挣到了。既得了金钱，又当面让敌对公司的负责人撕碎稿纸，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也就安心了。没有一个人向报社头头告密。每一个大企业，为了避免自己参加了股东总会而遭受轻视的命运，更为了防止专事恐吓的同业界报纸的威胁，都备有一笔巨额的机密费。

武田在 K 大读书时亡故的父亲，曾在横滨弘明寺内给他留下了一块二百多平方米的土地。当武田在那儿为妻子盖起了新房以后，他对报社的工作完全冷淡了。每天只在狩猎、饮酒及跟女性的无聊的往来中闲度着岁月。

当老母也被继承了亡父的贸易公司的哥哥接走以后，武田更是毫无牵挂，一身轻了。

在夜晚的银座出尽风头的武田，被“依乐会”夜总会的女招待纯子纠缠着要买一套公寓套房。他为了筹划这笔钱，用情报向一家制药公司讹诈了一笔相当数目的钱。但这件事被川野知道了。

原来，那家公司既跟官僚派，又跟党人派保持着关系。于是武田遭到了公司的训斥。但他翻脸不买帐，冷笑着

说道：“我既不交还钱，也不打辞职申请。如果你们想把我惩戒免职，那试试看吧！你们敢这样做的话，我就把川野的所作所为以及《湘南日报》的真实意图透露出去！”

当天晚上，在横滨市伊势佐木町的酒吧街的暗影里，武田就被得了川野命令的暴力集团——银诚会的八个年轻人围住了。

川野针对官僚派为大企业制定有利的法律和法令，捞够大钱，他还通过自己的党羽控制了建设大臣、运输大臣等油水足的部门，积起了以天文数字计的钱财。他从中取出的一部分，用于收买全国的暴力集团，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并使它们成为对官僚派施加压力的敢死队。因此，全国几乎近半数的暴力团组织，都是按川野的命令行事的。

武田和刺客们展开了野兽似的搏斗。尽管他过着一种无聊放荡的生活，但狩猎给他炼成的体魄仍强壮如初。

十分钟以后，搏斗结束了。武田的肋腹被短刀划破了，左腿也被捅了一刀；但对方八人，有的被折断了手腕、背骨，有的被打伤了胃部，睾丸、全部丧失了斗志。

武田坐上出租汽车，回到了位于海岸大街上的《湘南日报》社。社会部夜间值班员看着血团似的武田，惊愕不已。

武田斜愣着身子瞪了他一眼，一脚踹开了上了锁的医务室房门，走进去，脱得只剩一条短裤，开始为自己包扎伤口。

一会儿以后，全身近于裸露的武田，走进经济部的办公室，默不作声地站在下了班没有回家的采访组长前田面前。前田好象看到了鬼怪似的，脸色苍白，全身不停地颤抖起来。

自此以后，直到武田养好伤，川野也没有再派刺客。大

概他真的害怕此事被警察中的反川野派和其他新闻单位知道吧？但是，倘若武田还照旧通过出卖情报，向大公司敲诈勒索，那川野会给他什么打击，就不得而知了。他肯定会指使警察里的仰其鼻息的喽罗逮捕他，或者捏造一个拒捕出逃的罪名，把他射死了事的。

当武田正这样与川野一伙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安达松报智堂的人才挖掘员，专程来拜访了他。

那人才挖掘员，是武田 K 大时射击部的前辈白石。

“用不着多费口舌。我只想知道你目前的处境。长此下去，你会被人杀死的。怎么样？我出两倍的工资，换个单位吧。”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是怎样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的？”武田冷漠地问道。他想，这说不定是一个圈套。

“我就给你透露一句话吧——安达松报智堂是给 C·I·A 即美国中央情报局日本分部提供一部分活动资金的。只要你跟安达松报智堂订立了契约，川野就不能再要你的命啦！请你考虑考虑。而且给你高于现在两倍的月薪，即使没有额外收入，也不算低了吧！况且，根据每人的才能，还可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等到一年以后，再订契约，就能拿高于现在几倍的工资啦。”白石游说道。

武田于是就向《湘南日报》社打了辞职申请。

安达松报智堂，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美国广告代理商 I·G·安达松与日本广告代理商报智堂的合资企业。I·G·安达松，总部设在芝加哥，拥有世界五十个国家的调查网，年间费用高达五亿美元。安达松报智堂虽说是合资企业，日常事务却全是以安达松的意志为转移的。

武田最初的工作部门是安达松报智堂市场调查部。在那

儿受了三个月专业进修以后，约半年时间，他被指定干一些基础的工作，如运用号码编入电子计算机的即时反应测定机，调查消费者对人造黄油的喜爱程度。

但不久以后，武田就感到了工作的枯燥无聊。他想撕毁合同，转移到哥哥经营的贸易公司去，但一想起川野不会对他善罢甘休，他又踌躇了。

几个月来，武田又重温了久违的家庭生活。他不再与女相好们往来，每天干完了单调的调查工作以后，基本上都是在家里过夜了。武田在鲑子出生以后还想要个男孩，大概由于他的生活的放荡，鲑子赌气不愿再生了。

武田用来调查消费者的反应的人造黄油，都是油脂界的世界性的企业——耐欧·纳致的产物。这个公司，工厂和研究所设在加拿大，营业本部却设在纽约。在日本，它也没有与黄金制油厂联营的合资企业。投资比率，黄金制油厂为百分之五十五，耐欧·纳致方面为百分之四十五。

这个黄金·纳致合资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给以雪印制油厂为核心的日本黄油界一个重大打击，并趁势挤垮它。正苦于资金周转危机的黄金制油厂，就是受了耐欧·纳致的引诱，才跟他联营的。

武田进行民意测验的黄油——它以后经过缜密的民意测验后，被冠上一个可爱的、易记动听的商标“丽莎”而向外发卖——是这在加拿大的研究所通过观察日本消费者的反应，为了符合日本人的习性，经过数十次的改进，制造出来的。当然，在进行产品民意测验和商标命名的同时，怎么样的包装能赢得日本人的喜爱，把产品的哪一个特征告诉消费者，就能使黄油这种廉价产品的印象吹进他们的心等事项的调查，也由武田以外的调查员，反复不断地进行着。

黄金·纳致公司的新工场建筑在滨名湖湖畔。耐欧·纳致计划让新工场只用于生产试验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产品绝不投放市场。

对滨名湖工场的试验品，也进行过几次消费者民意测验，测验结果送往加拿大的研究所，再从研究所得到的新产品的生产说明书，进行生产——黄金·纳致合资企业就是这样在来回往复中开展生产的。

但黄金制油厂仍然陷于资金不能周转的困境之中。社会把自家房屋抵挨成钱，才使它勉强得以维持。就在这时候，武田受到了耐欧·纳致公司驻远东分部经理兼国际律师的约翰滨口的召见，并且通过与C·I·A的情报员哈罗特船田的交谈，武田知道了安达松报智堂雇用他的真正意图……。

安达松报智堂，通过对武田的经历和性格的研究分析，认定他是搞破坏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武田将不得不在两件事上作出选择：要么在手持手枪的哈罗特船田的看守下，参加爆破黄金制油厂的贮油库的工作，这样可以拿到一万美元的奖金；要么被悄悄地送进银城会办公所的地下室里受折磨致死。

武田选择了让自己活下去的这条路。

即使现在，武田还是经常想起爆炸声此起彼落、巨大的火柱窜上夜空、熊熊的火焰燃烧了整整两昼夜的滨松黄金制油厂贮油库被炸一事……。

尽管平时对每日无聊的工作已深感厌倦，但在这次由哈罗特船田指挥的爆炸事件中，武田却发挥了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卓越才能，使哈罗特也为其倾倒。

黄金制油厂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几乎倒闭。所以五个月以后，黄金·纳致合资企业的投资比率产生了逆转：耐欧·

纳致方面占百分之七十五，黄金制油厂则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从社长到董事的人选，都基本上换成了耐欧·纳致方面的人。

黄金·纳致联营公司，就这样落入了美国资本耐欧公司的手中。为了让日本政府及农林省、通产省等接受这一事实，作为国际律师的约翰滨口和 C·I·A 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并为新黄金·纳致公司生产的“丽姿”牌人造黄油作了大量的广告宣传，运用了“有北方加拿大的风味”等招徕人的字眼，从而为纽约的耐欧·纳致公司创造了高额利润……。

三

自此以后，武田受雇于代顿罗伊特三大汽车制造公司中居第二位的福斯特汽车公司，合同中规定年俸为五万美元。

武田经管的工作，是彻底调查日本各零件制造厂的零件制造成本，以及日本的零件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对福斯特的专利的侵犯状况。他还担任了日本福斯特零件制造公司的采购经理。部下约有三十个人。

一个月以前，随着川野被官僚派毒死，长期压在武田心头的来自川野的重压就随之消失了。但 C·I·A 却代之而来，缠住了武田。

作为采购经理，武田向全日本七千多家零件制造厂中的核心工厂约三百家去函问了价，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厂家，虽然一面嘱咐武田对与已有直接关系的汽车制造厂保密，一面还是说了价。

国国皆是，日本也不例外。汽车制造厂几乎每天都要向属下的零件厂下达降低生产成本的最高指示。所以，经营零

件制造厂容易。在补给和输出方面进行核算，更是理所当然。

于是，武田就与那些给他报了价的零件制造厂开始了削价谈判。在这期间，他彻底地清查了各零件的生产成本，就连各零件应稍减价还是大减价都作了细致的调查。

并且，各零件制造厂一心为了让福斯特购买他们的产品，所以就连各产品的金属成份、制造工程，甚至改进设想都告诉了武田。因此不仅从性能方面能明确地知道，就是零件制造厂不小心漏过了的细节，武田也能一目了然地从众多的数据中判断出各零件——包括传送带、引擎补机等车子内脏的重要零件是否与福斯特的利益相矛盾、配上了这种零件的日本车是否侵犯了福斯特的利益了。

调查零件成本的目的，是福斯特随着自身引擎输入范围的扩大，企图在日本开展现场组装业，进而等到汽车资本完全自由化的时候，为自己能在日本自由制造汽车做准备。当然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给自己夺取日本现有的制造工厂创造条件。因为利用日本的零件制造厂，还可以为它在韩国的加工工厂提供零件。而对日本车子是否侵犯了福斯特的利益的调查，则是为了给近日来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日本车施加压力，更为了福斯特能通过它达到接近日本汽车制造厂的目的。

新闻界大作文章的自动变速器制造合资企业爱莎·瓦那公司成立许可申请事件，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

日本方面总把汽车装璜上的疵病，说成是制造厂的一时疏忽，抵赖了事。即使一旦有人揭发它所生产的密闭式散热器，动力方向盘以及发动机的汽缸预制板的砂子铸模都有问题的时候，汽车制造厂也可凭借政府的过份保护，随心所欲